

清始祖布庫里雍順之考訂

孟 森

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叙滿洲源流云：『滿洲原起于長白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，名布兒湖里。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，長名恩古倫，次名正古倫，三名佛古倫。浴畢上岸，有神鵲銜一朱果，置佛古倫衣上，色甚鮮妍。佛古倫愛之，不忍釋手，遂啣口中。甫着衣，其果入腹中，即感而成孕。告二姊曰：吾覺腹重，不能同昇，奈何？二姊曰：吾等曾服丹藥，諒無死理，此乃天意，俟爾身輕，上昇未晚。遂別去。佛古倫後生一男，生而能言，倏爾長成。母告子曰：天生汝，實令汝為夷國主，可往彼處，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。乃與一舟，順水去，即其地也。言訖忽不見。其子乘舟順流而下，至於人居之處登岸，折柳條為坐具，似椅形，獨踞其上。彼時長白山東南。鰲莫惠(地名)鰲朶里(城名)內，有三姓夷酋爭長，終日互相殺傷。適一人來取水，見其子，舉止奇異，相貌非常，回至爭鬥之處，告衆曰：汝等無爭，我於取水處遇一奇男子，非凡人也。想天不虛生此人，盍往觀之！三酋長聞言罷戰，同衆往觀。及見，果非常人，異而詰之，答曰：我乃天女佛古倫所生，姓愛新(華言金也)覺羅(姓也)，名布庫里英雄，天降我，定汝之亂，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。衆皆驚異曰：此人不可使之徒行，遂相插手為輿，擁捧而回。三酋長爭共奉布庫里英雄為主，以百里女妻之。其國定號滿洲，乃其始祖也。(原注南朝誤名建州)歷數世後，其子孫暴虐，部屬遂叛。於六月間，將鰲朶里攻破，盡殺其闔族子孫，內有一幼兒名范喙，脫身走至曠野。後兵追至，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，追兵謂人首無棲鵲之理，疑為枯木樁，遂回。於是范喙得出，遂隱其身以終焉。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為祖，故不加害。』

以上為清世自述其初得姓初有部屬之祖，其託之神話，情節已定，為後來歷次修改之所本。然武皇帝實錄為最初之本。其中如云『為夷國主，』及『三姓夷酋，』『三酋長』等文字，俱為後來諱改。又滿洲之名，亦造端於此實錄，而託之

彼時所已定。然自加注云『南朝誤名建州』，則猶示人以彼之所謂滿洲，即明之所謂建州。後來則建州之名亦爲所諱矣。布庫里英雄，當時實爲意譯之文，布庫里旣爲誕生之地山名，英雄則言其地之豪耳。後來改爲布庫里雍順，以抹殺其意義，使成一不可解之夷語。又稱以鵠爲祖，蓋亦往時關外原義，後來改作以鵠爲神，則寔非舊俗矣。清世祭祖，殿前必有高杆，置祭肉等品於杆頭，以供鳥鵠之食，正其認鵠爲祖之遺意。始而鵠銜朱果，以成天女之胎；旣而鵠棲兒首，以救范喙之禍；累世賴鵠，而有此一帝系之產生，附會之傳說如此，不足深究。

布庫里英雄之爲夷國主也，在大朝版圖之內，不稟朝命，豈能攝服部屬，其所居之地爲鰲莫惠之鰲朶里城。鰲莫惠後改俄漠惠，一作鄂謨輝；鰲朶里後改俄朶里，一作鄂多理。其方位則在長白山之東南。實錄又言肇祖後居赫圖阿拉，在鰲朶里城西千五百餘里。東華錄『西』字訛作『四』字，道里悠謬，益不可究詰。清代帝王欲追溯其祖宗之王迹，乃於遼東邊外松花江流域，妄指地名爲俄漠惠俄朶里以實之。又以三姓之說，牽合松花江上之三姓地，附會愈多而愈不合。其實最初傳說，筆之實錄而歷修未改者，俄漠惠地之俄朶里城，確在長白山之東南，後來不過去一南字，猶在長白之東，則實在後來之高麗境內，並非松花江流域也。日本人考得朝鮮鏡城之幹木河，實當清實錄之俄莫惠，其說最確。惟以朝鮮記載，清肇祖於朝鮮李朝太宗李芳遠時，由遼東邊外入居其地，因謂居幹木河者爲孟哥帖木兒，其先別無所謂布庫里雍順；清之始祖，即爲肇祖，其上衍數世之說，皆清世悠謬之說：此則未免爲日人之武斷。不知高麗西部之地，在元代實爲版圖以內合蘭府水達達路之地。元初設斡朶憐萬戶府，即設長白山之東，清爲斡朶里部族，實始於此。證以元史及明實錄，地望乃定。今分述之如下：

元史地理志：『遼陽等處行中書省，所屬合蘭府水達達等路，旣土地曠闊，人民散居。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，鎮撫北邊：一曰桃溫，距上都四千里；一曰胡里改，距上都四千二百里，大都三千八百里；（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，又有合蘭河，流入於海。）一曰斡朶憐；一曰脫斡憐；一曰孛苦江：各有司存，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。』此所謂混同江南北之地，該括甚廣，北則黑龍江全境野人女真部落，南則奉吉二省之女直所在，其至鴨綠江左右，皆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地也。何以證之？明實錄：『太祖洪

武二十年十二月壬申，命戶部咨高麗王，以鐵嶺北東西之地，舊屬開元，其土著軍民女直韃靼高麗人等，遼東統之；鐵嶺之南，舊屬高麗人民，悉聽本國管屬。疆界既正，各安其守，不得復有所侵越。』所云舊屬開元，謂元時屬開元路。元開元路極廣，與水達達等路，皆屬遼陽行省。鐵嶺亦朝鮮境內地。開元非後來之開原，鐵嶺亦非後來之鐵嶺也。又『二十一年三月辛丑，置鐵嶺衛指揮使司。先是元將拔金完哥，率其部屬金千吉等來附。至是遣指揮僉事李文高顯鎮撫杜錫，置衛於奉集縣，以撫安其衆。』鐵嶺之元將來附，設衛以撫安其衆，衛署雖在奉集，奉集明置堡。在瀋陽東南。而衛以鐵嶺爲名，所撫安者鐵嶺之衆，則固以鐵嶺爲轄境也。是日又書：『徙置三萬衛于開元。』（本年正月壬午。賜遼東三萬衛指揮侯史家奴白金二百兩。文綺帛各六匹，鈔五十錠。）先是詔指揮僉事劉顯等，至鐵嶺立站，招撫鴨綠江以東夷民。會指揮僉事侯史家奴，領步騎二千，抵斡朶里立衛，以糧餉難繼，奏請退師，還至開元。野人劉憐哈等，集衆屯於溪塔子口。邀擊官軍。顯等督軍奮殺百餘人，敗之，撫安其餘衆，遂置衛於開元。』據此，則三萬衛原立於鴨綠江東之斡朶里，由鐵嶺設站，以連接濟，其經營皆在後來朝鮮境內。至是以糧餉難繼，退至開元。此則明之開元，即今之開原，所謂金之黃龍府也。四月壬戌又書：『時高麗王顯表言：文高和定等州，本爲高麗舊壤，鐵嶺之地，實其世守，乞仍以爲統屬。上諭禮部尙書李原名曰：數州之地，如高麗所言，似合隸之。以理勢言之，舊旣爲元所統，今當屬於遼；況今鐵嶺已置衛，自屯兵爲守，其民各有統屬，高麗之言，未足爲信。其高麗地壤，應以鴨綠江爲界，從古自爲聲教。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，爲其自生釁端也。今復以鐵嶺爲辭，是欲生釁矣。遠邦小夷，固宜不與之較，但其詐僞之情，不可不察。禮部宜以朕所言，咨其國王，俾各安分，毋生釁端。』蓋三萬衛雖已撤退，而鐵嶺轄境，仍在高麗境內，高麗抗議，而太祖未遽允，尋太祖諭部臣之言，高麗地壤，歷代原以鴨綠爲界，至元代，乃有女直軍民萬戶府斡朶憐萬戶置於朝鮮俄朶里。至洪武間，尙有元將拔金完哥等守之。太祖旣收降元將，遂欲仍元之舊而設衛置兵，觀其後洪武二十四年，建瀋王府於瀋陽，建韓王府於開元；二十五年，建遼王府於廣寧；分封諸子，皆在邊衛，正欲襲元故事，使子孫各自發展，以擴境土。後永樂六年，遷瀋王於山西潞州；二十二年，遷韓王於陝西平涼；遼王則於建

文中改封湖廣荊州府：於是經營東北之志衰矣。當三萬衛初立之日，尙立於朝鮮境內之斡朶里地方，未幾退至開元，越數年，擬封三王於瀋陽開元廣寧，主持邊事，則前之姑退，以糧運不繼，安知非封藩以後，再擬全力營運道，而終收元之故地爲疆域耶？惜乎後嗣以猜忌之私，不欲復以強兵要地與親貴爲資，削弱宗親，亦即沮抑邊計，後來大禍即起於東北，孰知爲虺弗摧，其源正在骨肉猜防間也！

再考元女直軍民萬戶府五，皆屬合蘭府水達達路。然斡朶里地，則在開元路。元志於五萬戶中，桃溫及胡里改兩萬戶府能言其距京師之里至，至斡朶憐以下三萬戶府則不然。蓋明修元史時，並不能悉詳五萬戶府之所在，而以可詳者在合蘭府水達達等路，遂連類而書之。其實女真部族，占合蘭府及開元路兩處。元志於開元路下云：『古肅慎之地，（肅慎即女真之音轉。）隋唐曰黑水靺鞨。唐初，渠長阿固郎始來朝，後乃臣服，以其地爲燕州，置黑水府。其後渤海盛，靺鞨皆役屬之。又其後渤海浸弱，爲契丹所攻，黑水復擅其地。東瀕海，南界高麗，西北與契丹接壤，即金鼻祖之部落也。初號女真，後避遼興宗諱，改曰女直。太祖烏古打（原作阿骨打）既滅遼，即上京設都，海陵遷都於燕，改爲會寧府。（會寧府，海陵以前爲上京，即黃龍府，今開原縣地）金末，其將蒲鮮萬奴據遼東。元初癸巳歲，出師伐之。生禽萬奴，師至開元恤品。（恤品即遼之率賓府在甯古塔東南，即朝鮮遼東之界。）開元之名，始見於此。乙未歲，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，治黃龍府。至元四年，更遼東路總管府。二十三年，改爲開元路，領咸平府，『後割咸平爲散府，俱隸遼東道宣慰司。』（咸平即全在朝鮮境，明初欲復元故壤，故設衛境。）元志又云：『咸平府，古朝鮮地，箕子所封，漢屬樂浪郡，後高麗侵有其地。唐滅高麗，置安東都護以統之。繼爲渤海大氏所據。遼平渤海，以其多險隘，建城以居流民，號咸州安東軍，領縣曰咸平，金升咸平府，領平郭安東新興慶雲清安歸仁六縣，兵亂皆廢。元初因之，隸開元路，後復割出，隸遼東宣慰司。』以此知朝鮮之咸鏡道，元時皆屬中國，鏡城則爲中國所轄女真斡朶憐部，金時爲上京路所屬之恤品路地，其爲高麗所侵占，實在明初。金元時，女真皆入郡縣之列，由今之吉林南入斡朶憐，並無阻隔，明代女真未爲內地，設三萬衛於斡朶里，遂覺運輸難繼，鞭長不及，退入開原，而鏡城遂入朝鮮。朝鮮王李禎所以謂爲太祖賜復之地也。其實咸鏡之屬高麗，遠在唐初，後入渤海，

則已淪異域，遼金元乃收其地，明則得之於元而又棄之於朝鮮：此幹朶里之確定地點也。

朝鮮李朝開國之太祖李成桂，據彼國之龍飛御天歌（日本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所引。）卷七第五章注云：『東北一道，本肇基之地也，（此言高麗之東北境。）畏威德久矣。野人酋長，遠至移蘭豆漫，皆來服事。常佩弓劍，入衛潛邸，暱侍左右，東征西伐，靡不從焉。如女真則幹朶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，火兒阿豆漫古論阿哈出，託溫豆漫高卜兒闕。』又云：『移蘭豆漫爲三萬戶，古論與夾溫，皆其姓也。』然則阿哈出本爲火兒阿豆漫，即元史之胡里改萬戶；猛哥帖木兒本爲幹朶里豆漫，即元史之幹朶憐萬戶；高卜兒闕爲託溫豆漫，即元史之桃溫萬戶。據龍飛御天歌所謂入侍之女真，止有三萬戶，然與元史之女真萬戶府名一一相合，其爲五萬戶已止存其三，抑尙有未暱就李成桂之兩萬戶在，未可知也。永樂間，阿哈出與猛哥帖木兒入明，托溫部亦屢有入明者，但不見高卜兒闕之名。如永樂二年四月庚辰，托溫女直野人頭目甫魯胡等來朝，授以兀者衛百戶等官，仍加賜賚；十月癸未，托溫女直野人頭目喚弟等來朝。設兀者托溫千戶所，以喚弟等爲千百戶等官，賜誥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：皆是也。今爲清之祖先，詳其發祥之始。清實錄謂始祖布庫里雍順居俄朶里，飛龍御天歌謂孟哥帖木兒爲俄朶里萬戶，萬戶乃世職，非孟哥所新授，必其先世已受此職而承襲之。元設女真五萬府，在滅金之後，其始授幹朶里萬戶職者，必即所謂布庫里雍順其人。何以明之？元百官志：『諸路萬戶府，其官皆世襲。』又兵志：『國初典兵之官，視兵數多寡，爲爵秩崇卑，長萬夫者爲萬戶，千夫者爲千戶，百夫者爲百戶。世祖時頗修官制，萬戶千戶死陣者，子孫襲爵，死病則降一等，總把百戶老死，萬戶遷他官，皆不得襲。是法尋廢，後無大小皆世其官，獨以罪去者則否。』又於軍士則言：『遼東軍。契丹軍，女直軍，高麗軍，雲南之寸白軍，福建之畬軍，則皆出戍於他方者，蓋鄉兵也。』據此知元萬戶府，本皆世襲，女直軍尤爲鄉兵，不出戍他所，無遷官不得襲之理，亦無死陣死病之別。明初尙存元初各萬戶之原名，即其受自元初，得之世襲無疑。幹朶里自有始受萬戶職之人，即孟哥自有所承襲之先祖。日本人以孟哥於永樂初年曾入居朝鮮鏡城之幹木河地，正合長白山東之方向，又合俄漢惠之對音，遂謂清之始祖實止孟哥一人，謬分

爲兩，而生出布庫里雍順之名。豈知斡朶里部族，本在長白山東，朝鮮鏡城之斡木河，實係女真故地，並非因孟哥入居，而留女真之踪跡。不有明實錄中：洪武二十年設三萬衛於朝鮮之斡朶里爲證，不復知斡朶里之原在朝鮮。清代康熙乾三世，追維王跡，發揚先緒，極欲考尋俄漠惠及俄朶里所在，止知向明代之女真地域內搜求；不知元代之女真實有朝鮮西北境鏡城之地，自指發祥地在靉古塔附近，以今敦化縣爲鄂多理，而於其左近覓一俄漠惠音近之地以實之。此所覓得之俄漠惠，僅從康熙內府輿圖中，按其字音摸索而得。而在康熙敕撰之皇輿表卷二言：『俄朶里城在興京東北一千五百里，四至莫考』云云，當時並未確指俄朶里之境，又安有俄漠惠地？且其地在長白山北，非長白山東，故日本人雖言敦化附近之俄漠惠爲乾隆以來所附會，而俄朶里則係建州部族之稱，非必實有是城。因斡木河與俄漠惠音近，恰在長白山東，乃斷定其爲實錄所言雍順發祥之地；又以斡木河地無俄朶里城可指，則斷定爲建州原有之部族名；又以入斡木河者，明初爲肇祖，則斷定雍順之事實即肇祖之事實，並非別有其人。其以斡木河爲俄漠惠，正在長白山東，所見甚合。斡木河據朝鮮王疏，爲太祖賜復之地，即太祖設三萬衛於俄朶里而旋撤退之事。可知斡木河自有俄朶里，今雖無城，元初設萬戶府時，安知不築有土圍，謂之俄朶里城，豈得以六百年後無城而疑之。以元史及明實錄互證，乃知清初實錄並不悠謬，轉因乾隆間鑿求其地而致誤。康熙皇輿表謂俄朶里在興京東北千五百里，不過襲太祖實錄之文；又云：「四至莫考」即並未實指其所在。其實所云相距千五百里，乃天聰時按朝鮮西北境遶長白山而至其麓之赫圖阿拉，可有千五百里之程，非謂直線之長，有此里數。蓋清太祖實錄之言肇祖以前有始祖，始祖居長白山東之俄漠惠地俄朶里城，一一不妄。日本人所考，僅得其半耳。又武皇帝實錄：『壬子年（萬曆四十年）十二月，太祖責兀喇貝勒布占太，有云：天生愛新覺羅人，曾被誰責辱，汝試言之！百世以前，汝或不知，十世以來，汝豈不知！』所云天生之愛新覺羅，即自詡其傳述之天女誕生始祖，其質諸鄰敵之聞見，自言不過十世以來，今以太祖而上溯之，一世顯祖，二世景祖，三世興祖，四世石報奇，與妥羅爲同輩，五世董山兄弟，六世肇祖。實錄肇祖爲范察之孫，則范察爲八世，再上溯至十世，即爲范察之祖，以雍順爲范察之祖，正合十世以來之數；所謂雍順之子孫，虐待部屬而被戕，幼兒范察得

免，一切可以相合。於清實錄之紀載始祖布庫里雍順，可以無疑義矣。

清代當未入關前，尙明其本族女真與朝鮮之分地歷史。故於始祖之居俄朶里，確知其在長白山以東。入關後，歷順治至康熙朝，關外故老無存，考訂文字輿地又多出漢人之手。其眼光爲明代之朝鮮封域所限，咸鏡一道，信其爲朝鮮地，自忘其祖居所在，而轉誤求之長白山西，以興京爲根柢，約略指定，遂謂俄漢惠在今敦化縣境。不知清之始祖所受俄朶里萬戶職，自在元代。元史地理志，高麗（元時尙未名朝鮮）之咸鏡道地，自屬瀋陽行省，與其國王之管轄無關。至高麗全國雖亦曾設行省，然別爲征東行省，不混入瀋陽省也。女直部落，皆在遼陽省內，征東等處行中書省，領府二：一瀋陽等路高麗軍民總管府；二耽羅軍民總管府。（耽羅在高麗南境，舊爲高麗屬國。元世祖至元十年平耽羅，於其地立招討司，後改軍民總管府。三十一年以高麗之請，乞仍爲所屬。世祖以爲小事，允之，耽羅遂併隸高麗。）高麗國王仍爲行省中之左丞相。大德五年，并爲罷行省官。雖名爲征東行省左丞相，實仍高麗國王矣。明萬曆間清太祖與李成梁相結。成梁欲倚太祖，取高麗以自封殖，故於太祖求官請地，無不曲徇其意。清業之藉以坐大，皆成梁致之。成梁晚年，屢爲言官所論。沒後，其子如柏如楨亦以通奴爲一時指摘。如柏之妾，爲太祖弟舒爾哈赤女。李氏本朝鮮人，占籍鐵嶺，又方與清太祖共圖朝鮮，必共研朝鮮故事。朝鮮境內，原有女真故地，太祖自應知之。太祖實錄始成於太宗天聰九年，所述始祖事跡，後來皆以爲據。蓋其口耳相傳，尙可取信。康熙時已茫昧，乾隆間更附會而失真，所謂數典而忘其祖。今爲考定俄漢惠俄朶里之疆索，舉清室所不能自知者，於今日使世人共知之。日本人所考訂，亦不無導源之益云。（元志，征東行省所屬五道，設勸課使五。慶尙州道，東界交州道，全羅州道，忠清州道，西海道。）

又案，日人之謂布庫里雍順並無是人，今更求其爲此主張之故。一則曰孟哥之爲萬戶。據朝鮮世宗實錄正統五年七月辛丑條云：鏡城係是洪武二十一年間，太祖高皇帝准請公嶮鎮迤南之地。其童猛哥帖木兒，與伊父童揮護，（厚），伊弟凡察等，仍居本地。臣先祖臣康獻王某授猛哥帖木兒鏡城等處萬戶職事，臣父先臣恭定王某陞授上將軍三品職事，付籍當差。云云。以此謂猛哥未受朝鮮萬戶之先，並無先世傳襲之職，即無在先之始祖。然朝鮮所授之萬戶，自爲鏡城等處萬戶，並

非龍飛御天歌注中之斡朶里豆漫。且若謂萬戶之職，由猛哥始受於朝鮮，則其父童揮厚之豆漫之官何來？猛哥自承襲先世之斡朶里豆漫，是爲元代所授之斡朶里萬戶，此豆漫亦不由揮厚始，揮厚又有所受之，則始受豆漫之人，必有一布庫里英雄在也。揮厚之爲豆萬（即豆漫）見朝鮮世宗二十年七月實錄，稱凡察之女，先嫁豆萬（官名）揮厚。此以鮮錄證鮮錄，知猛哥所受乃朝鮮之鏡城等處萬戶，與斡朶里萬戶無涉也。二則曰，布庫里雍順在清代最初所修武皇帝實錄原作布庫里英雄，英雄即滿語巴圖魯，布庫里爲山名，即天女誕生之神話所稱誕生之地之山。則渾言之爲布庫里英雄，或布庫里巴圖魯，猶今人言某地之豪，非實有是人之名，此亦未免武斷。吾中國製名字，乃用單音字之習慣，或不用某地之豪之累贅語爲名，若中國文字以外，皆用複音字，安見不可用布庫里英雄或布庫里巴圖魯爲人名耶？且即用單音字，如名稱國傑，其意即中國之豪傑，將謂國傑非人名耶？又如國藩之名，亦能語中國之屏藩，乃用語而非人名耶？凡名字必有涵義，一譯其義，即謂是語言而非名字，則人固可以成名字者無幾矣！豈其然耶？

再附案

前兩文脫稿時，尙未見朝鮮實錄原本，今已獲見此八百餘之朝鮮實錄，其關涉清先世之事，浩如煙海，今方摘錄旁午，未能歸納，至歸納以後，當更有不少訂正。古云：『臆臆而能語，醫師面如土；土地而能語，葬師食無所。』考古之支，若爲古人所見，必大笑其臆造爲多，今多出一新發見之清代事確證，未經加入互考，安敢自信其斷案爲不誤，糾摘有待，書以俟之。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，森又記。